

Is'at⁴ hak⁴

Sur la mortification
Victoires sur les sept
péchés capitaux

1798

(Série en 4 tomes)



MAISON FINE DES OUVRES
MESSONNIERS DE L'ÉPIQUE-CONCEPT
1798, CHÉ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ROSES MONTREAL, P. Q., CANADA

MAISON MERE D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EE-CONCEPTION
2000, CHEMIN SAINTE-CATHERINE
COTE-DES-NEIGES MONTREAL P. Q. CANADA

七
虎

京都始知大堂藏板

天主降生二千六百四十三年 極西龐廸我誤述



天主降生二千七百九十八年 主教湯亞立山准

七克序

自子思子發明性道原本天命後世言道
術者準焉至謂天下之至聖德施洋溢及
乎熒墜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測也

今上在宥天下遠人來賓乃有泰西諸君
于航海而來計其途八萬餘里閱三年始

抵中國有古越裳肅慎奇肱身毒所未經
涉著此亦盡乎災墜矣夫麟遊鳳至皆稱
聖瑞賢來遠也物之瑞孰與人爲瑞乎洋
洋乎聖德配天非我

皇上疇當之諸君子觀光用賓大都潔脩
自好其爲人不詭時向其爲學不襲浮說

問用華言譯其書教皆先聖微旨也察其
焚私屋漏密脩密證皆鑿鑿不肯所聞其
言語文字更僕未易詳而大指不越兩端
曰欽崇一

天主萬物之上曰愛人如已夫欽崇

天主卽吾儒昭事上帝也愛人如已卽吾

儒民吾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見主宰之
權至尊無對一切非鬼而祭皆屬不經卽
夫子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其持論可
謂至大至正而至實矣夫課虛崇玄洸洋
無際要眇何難要以真實世諦使人可信
可解而不可易此爲難耳則畫師圖鬼物

圖狗馬之說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顙、對越皆事也、必愛人乃爲昭事之真、泛而言愛人、怵惕、煦嫗皆愛也、必克己乃有愛人之實、故有所謂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舍旅者、醫病者、及顧囹圄者、贖虜者、塋死者、皆愛人事也、而又有所謂伏傲、息忿、解貪

防淫、遠妬、清飲食、迷醒、懈惰、于爲善之七
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種、凡所施
愛、純是道心、道心卽是天心、步步鞭策、着
着近裏、此之爲學、又與吾儒闇然爲已之
旨、脉脉同符、學者循此繕脩、存順沒寧、來
太脩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

所載大率遠于俗情、如以富貴榮寵爲綴
疣、貧窮苦楚爲福澤、驟閱之、覺可駭可異
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躍
然神解、而卷不釋手者、此書在慧悟之士、
機警觸發、見之自有神契、其次則困衡之
輩、推勘踣窮、如貧見家珍、渴得甘露、更有

津津證入處、惟一種世味濃郁、皆進無已
之人、靈府多滓、難與微言、視此不免嚼蠟、
或以此方文字見解測之、更泥不通、則不
終卷而卧、此非書之罪也、龐公號順陽子
未與一面、聞其居長安、大官授餐爲

聖天子所禮遇、名流多與之遊、諸題語言、

人人殊率企嚮不啻口出卽其人可知矣

鄭圃居士楊廷筠書於明旦齋

中





西聖七編序

西洋龐君廸我著七編始于伏傲終于策
怠示余余愛而讀之蓋洗心之聖水對證
之要方也古者國有狂泉國人飲之皆狂
當今之時問今之俗絜已方人似無不中
此七病者幾于以國狂而龐君實來傳其

國學實爲此方七藥龐君雖與華之人處
徃徃交臂而失卽諳華性不應徹見俯肝
窮悉底蘊言言當也石言于晉或憑之言
龐君之言無所憑假意者天主使之耶特
揭開心鴻宣驚耳警策破夢妙喻解頤天
地之淫厲人身之膏肓皆從骨髓心絡剗

剔其淫邪蟲毒薰以反魂之香塗以合體
之膏其神解在秦和扁鵲之上其易簡在
六經四子之表漢遣宋雲等徃西域得四
十二章經鹿苑之卮譚鷲峰之粃論而藏
之蘭臺石室過甚珍藏余訝時人見龐君
久在華域溷跡中庸不澄意遠觀割情獨

繕不知其可重也近世學者祇信卽心之
學不解原天之心素無止定之功妄言隨
欲皆善往往駕慈航而殞命握至寶而喪
家無明師友以導之和毒腊其雜進矣夫
用七德克七情以理治欲實以心治心也
得其道者藥在殊方絕域可以籬壁間物

代之讀龐君書者毋以歐邏巴生遠近想
亦毋以六經四子生異同想期于切救時
病庶于國有瘳乎雖然君書業已懸之國
門或諱疾而忌醫復增長其病心與君爲
魔難將奈何君不與此士人比肩事主同
籍分祿且所述者

天主之言天使言之度無爲君難者卽有
之度無能舉七編之言而非是之也則亦
不足爲君難矣

碭郡彭端吾



七克自序

人生百務不離消積兩端。凡所爲修者。消舊積新之謂也。聖賢規訓萬端。總爲消惡積德之藉。凡惡乘乎欲然。欲本非惡。乃

天主賜人存護此身。輔佐靈神。公義公理之密。俾人惟汨之以私。乃始罪愆萬狀。諸惡根焉。此根潛伏于心土。而欲富欲貴欲逸樂。三巨幹勃發於外。幹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貴逸樂勝我。卽生妬。奪我卽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貴欲逸樂。幹也。而生傲生貪生饕生淫。生

怠及妬忿枝也種種罪說非義之念慮言動七枝之結
爲實披爲葉也地獄之火此樹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獄
火自無矣世間疾憂患亂身心不寧皆由食此樹之實
而作者按此樹千世而人皆天神也視人如已視死如
歸天堂境界豈遠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終日論之畢世
務之而傲妬忿淫諸欲卒不見消謙仁貞忍諸德卒不
見積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
嚮三曰不循節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謂修德克欲
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來但有一念提醒莫非

天地元主賜我者富貴壽安微暫之福有一隙之明者
皆知出于天主而克欲修德最難劇務妄自認爲已
能謬孰甚歟如知力量悉從上主而出其於欽事祈
禱自不容已道德成欲克皆認主賜也彼謂我自能
之不緣主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悖自是聞
誤則沾沾自喜稍拂則謂非所應遇而怨尤不已此其
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惡係於所志有善業而無善志猶
人形而無靈神非人徒人形耳輕舟利車濟人於難而
人不賞其功何者舟車有功而無濟人之志耳修德克

欲者惟是蠲潔其一心以媚茲 上主其志足貴也次則志羨天德之美也次則志在乎生享淨心之樂而身後獲見 天主與神聖耦也若修德而雜之以富貴榮名世福之望則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襲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舊欲未去新欲且增墊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俗腸有所攻以積德又操所忌以毀之德烏乎成故志嚮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無絲毫人欲之私語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難也一言而盡百年

不能迄攻一欲難於勝一國矧併攻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鉅方強以微弱之德攻鉅強之欲意徒銳而欲彌增旋廢業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折舊屋也先折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壓焉先折薨簷漸至於柱礎則材與人不傷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須一一別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鉅矣乃始漸進於難且大者以漸滋致精道路更穩如過于亟易于碍墜故曰進德如升梯謹行勿奔奔必隕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無度非自恃而凌躡卽速勦而委頓耳

此不循節次之咎也。廼我八萬里外異國之旅蚤荷

天主靈慈。悟此世福。至暫至微。匪堅匪駐。轉思身後實具永年禔福。爰從耶穌會教習。聞豪傑光闡之旨。正已化俗。憫夫邪說充塞。不知天主爲人物真主。不思天

堂有真修捷路。乃偕數友東來。九死一生。涉海三載。而抵中華。中華語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習學。復似童蒙。近稍曉其大略。得接講論。竊見有志儒賢。多務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志。萬里非懸。第緣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繹所聞。及所管闕一二。以資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

而瘳心之藥亦有七要其大旨總不過消舊而積新積
之之極以積永樂永慶消之之極以消永苦永殃焉諄
諄箴勗良費辭說蓋緣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
各投其喜德一而已衆言錯陳故析俎之不一鬻也惟
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離其辭以支離其德則廸我烏
眩焉

萬曆甲寅孟冬望日龐廸我題



七



7

伏傲小序

人心于行爲火火性上上則炎炎則炙炙則焚至于焚而烈焰集灼勢難撲滅化爲灰燼一息而盡故火遇薪速盡也人心岐路甚多獨是好上人一心從少得壯從壯得老卽勉強調伏而幾微隱約情境相觸不覺忽萌自非內心真實能讓者根株弗斷斧柯相尋星星弗滅焚林未已也是故讓者悅於人和於神享於天主傲者反是謙者信於友孝于親忠於君王傲者反是然則謙一也累言之而不盡大哉謙乎人全一謙德衆德賅而

全矣。龐子伏傲演謙爲論也，旨近而遠，詞簡而嚴，比物連類，創爲一家言，憬若啟重襲也。而衆寶覘，又若開重局也。而朗日暄誦，其書知其人，尙其友，此非百家諸子之言，而爲龐子之伏傲。江東崔曄序。



七克目錄

天主教要言罪宗七端

一謂驕傲

二謂慳吝

三謂迷色

四謂忿怒

五謂迷飲食

六謂嫉妬

七謂懈惰于善

又言克罪七端有七德

一謂謙讓以克驕傲

二謂捨財以克慳吝

三謂絕欲以克色迷

四謂含忍以克忿怒

五謂淡泊以克飲食迷

六謂仁愛人以克嫉妬

七謂忻勤于

天主之事以克懈惰于善

七克卷之一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譯述

伏傲第一 儿十支

傲如獅猛以謙伏之作伏傲

傲者過分之榮願也。其端甚多。綜統有四。以爲善從已
出不歸天主。一。知善從天主出。而因已功。二。伐有所
實無。三。輕人。自以爲異於衆人。四。自滿自用。自騁自
誇。好勝人。好異。好名。戲侮人。爭鬪。不恭敬。不孝順。飾
罪詐善。皆傲之屬也。天主聖經云。一傲之子。萬罪宗。

蓄之者必滿其禍災。

聖卮勒卧略曰。傲爲百罪之王。一入於心。罪惡萬端羣從之。一不獨至。善德萬端俱去之。一不竝立。何也。他欲倍德。以一對一而已。忿倍忍。妬倍恕。一雖壞。他未全壞。惟傲反謙。謙爲萬德根。根毀矣。德安積。故傲雖一。罪萬罪總焉。

物有決然相滅者。莫若德與傲。丁香樹性至熱。樹之其旁。草木悉枯。後裁者必不生。蓄傲于心。德不能入。有德在心。傲亦滅之。徒存德態。絕泯德性。故曰修心以

攻欲爲急。攻欲有先後。不先攻傲而攻他欲。他欲不去。傲去。他欲易除矣。聖契理瑣曰。先除炫人之情。他情易除。

聖若漢有言。傲之敗德。每當其成。如載重寶。涉狂波。危險過矣。急于登岸。賈勇爭先。覆舟失載。反由于此。我欲修德。風濤洶湧。以蕩我巉巖。錯刺以破我。幸而獲全。顧以全喪乎。

天主惡傲。何故。萬善萬福。皆天主賦予。傲者以主賦爲己自有。若斯倍負。是以所受於天主者。反與爲敵讎。

也。天主豈不與爲敵讎哉？世人皆天主所育，皆所慈愛。傲者心，心事惟願尊己，盡人類欲凌轢屈抑之，則天人交惡焉。故他罪離於天主，傲罪遠於天主。如奪人怒，奪我傲，奪天主。

或問：天主讎傲，猶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榮，獨重其隕？聖百爾納謂傲者曰：爾漸級而登，不漸級而下，乃暫然疾如霹靂也。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主經者曰：天主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刪，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

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桁遂出。諸臣以爲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恠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悉已去。益恠之。獨行入朝。則王在也。以爲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爲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悔改。求天主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苦。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

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主乎。天主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曷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天主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

傲入於心。心目遂翳。正平之義忽盡亡失。他人爲善。雖大必厭。惟已所爲。雖小自喜。人有功。輕之抑之。已有功。張大之。視已在上。視人悉在已下。人有成事。必謂有缺。非我經營補綴。不盡美也。自矜其德。欲人信其

有是德。自責其過。非欲人信其有過。但欲人譽我能謙耳。偶有以是過責之。必甚怒。每事自用自信。獨於已事。則不信已而信人。自審無才德。有以才德譽之者。輒棄所自信。甚信彼言。傲者之情。一一如此。自欺之至也。

傲者自視過高。謂細務非所當爲。人又卑視之。謂重任非所能爲。已則不屑爲。所能爲。人又不使爲。所欲爲。自棄於小。人棄之於大。棄人矣。貪賈無厭。債直無幾。而高誕其價。不肯以實直售。人又不肯與。以所求直。

是終不售而已。

克傲難一支

其夢者必已醒識其惡者必始遷善矣治病之始須識有病若病不認病而不求治則難愈焉傲入於心輒膏心目不使識有傲而妄認有謙故傲彌深自視彌謙也傲病曰癩無由療矣人行他惡羞而匿之惟傲者明行其傲不以爲羞反以爲榮故其染人益易其除去益難。

亞吾斯丁聖人曰人積諸種情欲懼其爲罪懼之乎惡

惟傲一端。懼其爲罪。懼之乎善。何者。德與傲雖相反。德志一忒。則以德生傲。甚害于德。雖存德形。全滅德性。譬之蠹然。以木生而害木也。皮之徒存。其心稿矣。他欲攻形。傲攻神。惟神至微。故攻我者至險。難避。他欲攻我。止於一面。傲之攻我。挾美衣亦來。挾美貌亦來。挾仁亦來。挾義亦來。挾智亦來。甚而挾謙亦來。四方八面。無不來也。

魔計詭矣。不能以其惡勝我。則以我所勝彼之善。背入而勝我。他欲攻我。惟以惡貌。易識易勝。傲之攻我。初

以惡貌攻不入。則變貌爲德以攻我。如以傲貌不勝。卽貌爲謙厚。以富貌不勝。卽貌爲輕財。以貴貌不勝。卽貌爲讓爵。以才辯貌不勝。卽貌爲靜嘿。我顯行善。彼以顯行善攻我。我陰行善。以避顯行之傲。彼以陰行避傲之善攻我。我旣全避他傲。猶以避傲之傲攻我。譬之剝葱。去其一。內復有一。百剝百有。墨魚體無定色。隨所居水爲色。欲攫他魚。輒伏石。色與石無異。他魚以爲石也。或就之。殲焉。亦以此避他魚之攫也。夫傲亦如是。不能明爲邪。卽貌爲德。我欲察而祛之。

彼亦然。

他欲雖大。至死則止。惟倣殮尚形於棺。葬尚形於墓。永世不已。他欲受克。漸次消瘁。不復滋長。或易其處。或易其時。數如洑湯。去其薪火。稍得平矣。如色慾多則饜老則息。如忿怒忍則去。靜則却。惟倣一納於心。時處附着焉。或動或靜。或言或嘿。或衆或獨。必不可離。且不可掩身。能老而倣不衰。日以益甚。我易境而倣如境。我易業而倣如業。愈仆偃以勝之。愈鼓力而復鬪。我克之已力。辯之已精。彼亦已就滅絕。滅絕之中。

七克
復增猛烈。辟猶蹴踖。撲地滋重。騰激滋高。故傲之一
念。先發後勝。德未至。念已芽。發之先也。德已成。害尚
存。勝在後也。譬如裏衣。衣之最先。去之最後。裏衣不
去。終爲蔽體。傲氣不去。終爲蔽人。

傲念配善行如黑影配日光。一面有光。對面必有影配
之。至日在頂。光直下照。然後四面無影耳。我修德之
念。未全向天主。其光必偏。傲影乃附。惟正德純心。
與天主對。上下相合。全身是光。傲無自來矣。

戒以形福 傲一支

試問傲何故乎。爾盍思爾生從何來。將從何往。今復何爲言爾來。則天主造爾也。爾以前是何貴重物。無爾也。無爾則賤於獸。微於草。浮於細塵者爾也。言爾往。往於土耳。爾非永久物。未及百年。穢灰而已。言爾爲獨有妄想。妄言妄行在。皆取罪者也。有何聰明。有何智巧。有何力能乎。夫前爲空爾。後爲灰爾。今又爲罪爾。爾如是止矣。而且傲。嗟哉。百爾納語人曰。爾思所從來。甚可愧耻。思今所在。甚可嘆哭。思所從往。甚答戰慄。人恒存此三思。傲當自滅矣。

假令有人手數銖錢。自謂至富矣。沾一命。謂大貴矣。生未及期。謂永壽矣。如是者。孰不笑之。無以其見挾而受微乎。嗚呼。笑人而莫覺有笑我者。我取富貴榮壽於世。而笑世之貧賤夭折人。以多笑寡。宜矣。然此世雖多亦寡。雖全亦缺。況我所當爲。前古後今中一息。我所居。爲高天廣地中一塵。奈何以此寡缺之世。取笑于得全福乎天者哉。我視世。世分多少。以天視世。世無分多少矣。以存視今。今分有無。以亡後視今。今無分有無矣。惡得自恃而傲乎。

夫人任所感觸。但一回想。皆可引使改傲爲謙也。或作
內外想。或作上下想。或作平等對境想。想外者。人有
智能才德。我或無一。如人宜謙矣。想內者。我有罪過。
天主所惡。天神所厭。有邪欲可防。有善固借之于天。
主。有智固學之于人。所知雖多。所未知必尤多。我又
謙矣。想下。下有地獄。以罰有罪。甚可畏。有鬼魔能煽
惑我心。殘害我身。非天主佑我。我不能防之。獸勇於
我。禽捷於我。草木或花可視。實可食。各有用於我。我
不能有用於物。物皆能無用我。我不能無用物。我又

謙矣。想上。上有天神。其性情靈于我。我恒賴其保護。以避世患。又上有天主。人不能奪其能。不能晦其智。不能違其義。不能槁其仁。孰得外之。又孰得強之。我又謙矣。想平等對境者。我儔類甚多。計筭皆至。憂患紛集。遇之必傷。逃之無術。我又謙矣。想及諸種種。猶不去傲存謙乎。未想耳。

戒以心德伐

三支

有人欲擇地修道。問於賢人曰。靜處與囂處孰安。答曰。自責不伐。兩處是安。不自責喜伐。兩處是危。故存一

喜伐念獨知衆知之害均也。

虛伐有三端。隱而自喜。一也。顯而自譽。二也。遇其言受之。三也。兩自內出。一自外來。隨德起傲。隨傲受傷。初結念時。辟之種果。此時傲種。朽不生。已行踐時。辟之發芽。此時傲芽。蠹不長。朽蠹內出也。迨成就時。辟之蕃枝茂實。此時以受人之耳言傲。是風從外至。枝摧實散。遂以不成。

僕者以主貲市易。不染指則忠。否則賊。善言美行能才。天主所賜。我貲以售天堂。永福廣天主榮名。誨勸人。

爲善而輒自伐以圖己榮。榮指矣。盜罪曷逃乎。

人最善而不以善歸上主。乃最惡也。聖博納文曰。爾將使物歸己。僭爲物主。魔之徒也。才德智能原出天主。妄謂已有。是則甚愚。若其知之。冒爲己榮。何異穿窬乎。爾能先除其不屬爾者。餘則許爾自伐矣。試除其不屬爾者。則當除才。除德。除能。除智。復且除己。終歸於無伐。其無可乎。

自矜其德者。非因有德。矜德乃因矜德。行德也。卽後可以徵前。天主聖經有言。兩人登天主堂。祈祝天主。其

一才智榮名過人。其一無賴也。才知者近立謝曰。謝
天主獨厚我。俾我異于他人。他人姦淫盜賊犯義。又
大異此無賴人。我一七二日齋捐已財什一。爲天主
奉敬謝天主。無賴者皇竦遠跽不敢仰視。拊胸顫號
曰。嗟乎。天主憐我罪人。耶穌天主降生名號判之曰。此人惡

顧自悔自下。入時罪人。出時縈矣。彼誇者以傲以滿。

自滅前善也。出時愈污矣。才智者以德取傲。傲存而
德亡。無賴者以罪取謙。謙至而罪滅。德反爲罪。惡反
爲德。故曰。以美食自病。不如以毒藥自療。以美德自

傲不如以惡罪自謙。又曰：傲與德兼，德全滅；況與罪兼乎？謙與罪兼，罪全滅；況與德兼乎？鮮衣行乞，安能使人憐而衣食我？我欲見憐於天主，宜露所不足以動之，匿醜於行，矜誇其德。天主憫我乎？憎我乎？故恃有餘，不知求天下之絕貧也。

百爾納責自伐者曰：爾所有，特天主已授爾；人所無，特天主未授人。豈可以天主之賜，貴爾而賤人乎？受愈多，爾責愈重；以此自伐，猶伐爾責多，而賤人之責少者。

百爾納曰。水之原海而已。江湖皆流也。凡德之原。天主而已。善念。昌言。美行。皆流也。江湖復歸海。故能環轉不窮。才德受而復歸天主。故能生成不毀。爾有才德。勿自恃。生虛喜。而輕他人。須念非自我來。悉惟主惠。既能與。卽能不與。雖已與。又能復取。我其寄也。何與而驕哉。

我原非從我出。今存我。又非我自存。我且不能爲我。况我所有。奚能爲我乎。性命受之天主。則才德功績。性命之末飾。我曷與耶。有真德。則榮讚益報。兼配之榮。

讚歸天主。益報歸我矣。若以榮讚自歸。并益報俱失也。故誠德之士。有美德善功。聞讚譽。則瞻仰天主。而頌謝轉歸之。是以功德愈盛。益報愈定。

昔賢與數輩渡大江。舟覆溺將死。仰天祈祐。天主使神援登岸。忽自念以功德之盛。獲救于天也。俄馬躓蹶焉。始覺傲心之罪。惕然改悔求赦。幸而不死。人也恃天主之祐。險中乃安。恃其功德安中乃險。

人不先自欺。孰得欺之。不先自喜。孰得喜之。百爾納所遺聖跡甚衆。四外聞名。辭曰。我聞聖跡之真者。誠成。

之僞者假襲之。我自視無誠德在。亦無假行在。跡於我何與乎。天主畱以訓世。勿以名我。夫上百人之行。不勝夫下一人之心。萬口之共尊。不敵夫一念之自貶。聖人如此。

或言爲善者。我爲之如工人作器。工人伐之。伐何不可。曰。其故有四。雖我實爲。非得天主佑我。不能爲。舟隨水下。不能逆水自上。魚自入筍。不能自出筍。土自生荆棘。不能自生百穀。人情自向惡。非天主助祐。不能自善。故聖經曰。凡嘉惠從上來。自大父降。又天主謂

人曰。爾損悉自作。爾祐悉吾降也。故爲善之譽。宜歸天主。不應自居。一也。善之合否。我難自定。若白聖人亦曰。我心雖純清。我自不能知。故凡人今世爲善。如夜作事。夜作之事。不至白日。美惡不分。人爲之善。不質之天主。孰能豫定其真僞乎。聖葆蓀曰。我察已無惡。未必卽是善。蓋判我者非我。實惟天主二也。吾所爲善。雖似至純。鮮不缺誤。金雖精。不必無滓。我所爲惡。則純惡。係我自爲我所爲善。未必純善。又非我所自能爲也。未成之工。工人不以示人。未成之善。人宜

視以自愧可自伐乎。善雖多端。苟有一惡。終爲無善。故爲德如守城。一罅之瑕。萬堅無益。三也。德非堅久。不動物。安可一時自持。如戰未訖事。孰可言勝。形忽變遷。至無常也。故德之全虧。受攻乃見。德未受攻。堅瑕未試。未可謂真德。况自伐乎。四也。

戒好異

四支

傲者以爲異於人。如自立山頂。視其下。如蹲鳥也。以爲我高矣。貴矣。異矣。不知我遠視人。謂衆鳥在地。人亦遠視我。謂一鳥在山。

亞利思多西之名士也。聞有自伐其異者。訓之曰。爾人耳。何以異于人。異于人者。非人也。上則天神。下則獸。上者不能同。下者不欲同。亡若與人同乎。

默搦加甚傲。欲人敬之如神。奉之如天主。費理簿王欲誚之。一日盛饌宴客。設別几。延默搦加。默搦加以爲王之待已異衆人也。竊自喜。坐定。王命于他客進一饌。則于默搦加進一香。猶以王爲異視已也。益喜。終席如是。衆飫矣。弗復下肴。慚極而去。

人欲異于人者多。知所以異于人。與行所以異于人者。

寡矣。異者非常之謂也。志言行異於常，卽異也。富貴同欲也。爾知爲微，豈不永久。物偶得之，如未嘗得之。未嘗得之，亦如已得之。不以得失分樂憂，則異人美譽同欲也。爾知爲速，過之風不捐善以取之，不陰心以圖之，則異人安逸同欲也。爾知此安逸與禽獸等，人旣異于禽獸，不宜同樂所樂。于是圖爲善以生心樂。勿爲形樂，則異人若也。求世所等，求得世所等，得何異之有。

戒好名

五支

契理瑣理人曰。爾未嘗與天主。天主何從報爾乎。夫人爲之善。人耳。何益天主而稱與之。惟爲天主爲善。是則與天主也。故天主受之。以定其報。若行善圖名。心本爲世得世名。報施稱矣。於天主曷與乎。忽至死時。何所持以易報于天。而免永刑于地獄耶。聖經曰。爾賑窮乏時。右手所爲。勿使左手知。秘密而行。爾父則報爾。又曰。卽爾行善。慎勿顯行。使人視不者。無報於天。

人之爲善。與其爲人爲。無寧不爲。不爲者。在天無得。在

世亦無失。爲人爲者。在天旣無得。在世復有失。有如
食饑衣裸。一切諸行。孰謂非德。實費貲財。或費心神。
實費失矣。虛名之得。非得也。聖亞塞捏曰。爲善求名。
如實漏卮。此入彼出。不問多寡也。所存惟行德勞苦。
與輕敗德之罪而已矣。

有物于此。來日可得百金。今日亟以微價售。誰不笑之。
德至重寶也。不能善藏。以徐待報于天。而以虛名微
價。輕出迫售。哀哉。

吾人無可不行善之時。惟顯善之遲速。自有定候。天主

操之我無與焉。非時而露。使人見稱路旁果也。人人取之。安問其熟。百千萬果。竟無一成。

我有寶賄。明示人。是誨盜也。譬欲語人。汝何不知我此寶。則是語人。汝何不取我此寶。德身寶也。爾急露之。羨者歎賞。令爾自喜。妬者訾議。令爾懼而輟。或不忍而怒。此皆消德損功之緣矣。故修德宜如播麥。播麥者喜寒畏熱。方種之時。其根最淺。一遇風熱。卽芽蘖乾枯。無復此麥。故種德者。務居於靜。以深其根。後雖有稱毀之風。熱犯之終不搖矣。

聖賢脩德之意。惟是媚茲天主。徐以食報于天。若夫汚
真德。虛天報。莫名譽若矣。露德求名之罪。甚於乏德。
故聖賢修德之志。不加於藏穩之志。其避世譽也。甚
於世人願得世譽也。罷西略聖人曰。吾于當世名微。
獨不敢冀之。縱偶值。亦不敢納之。恐今世之榮。卽不
及滅我德。亦必滅天報也。

係辣戀聖跡甚衆。名播萬方。來訪者日衆。聖人不悅。數
徙避之。不獲而哭。門人問故。答曰。聖經云。凡欲循仁。
必受窘迫。吾考前輩諸聖賢。有實德者。無不因世苦。

辱密就其德以蒙天報。今敬譽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報於世乎。

泥哥老之鄉人。貧甚。有三女。長而未嫁。暮夜挾貲潛擲其家。是人得貲。嫁其長女。復擲如初。嫁其仲女。終莫解所從來。私謂仁功未竟。仁心當未休。吾有少者在。必復來也。陰伺之。果至。擲貲而奔。急追得見。甚感其恩。問何以報也。泥哥老曰。我之行此。惟爲天主。故恐人知。當我生時。爾弗告人。是報我矣。嫁女如親。避人如盜。藏德以避虛譽。聖人也。

每塞身隱一陶名彰萬國有貴客往訪之途見老者曳杖來以爲知每塞者也詢之答曰每塞落拓人耳丰儀不足象修行不足尊奚見爲貴客聞言廢然而返以語其友知卽每塞也益嘆服曰向聞其聖者未試之今日擊矣

聖厄勒卧畧曰傲者實知我無是德以是譽我乃無弗喜不以主與實德之失爲憂惟以人與浮名之得爲樂謙者異是譽言之至一一自反反之我無是毀詆我無也我愧而修反之我有是飄散我有也我懼而

藏經曰。試金納之紅爐。試人納諸譽口。僞金入火。隨烟而散。真金入火。彌鍊彌精。譽之於人。虛德遇之。輒生虛喜。故消實德遇之。輒生實懼。故長。

實德如活物也。無待于外。自能行。故不以外譽去來爲我行止。惟虛德乃待人譽之。留本無聲。氣吹則作。舟本無力。風御則行。氣息風收。頑然而已。西有不類者。謂人曰。爾不示人美。以引人譽。而入市寂然。對人默然。是才是德。爾何與乎。衆皆怒而逐之。古盛德者。沙哥博。嘗曰。我願當世善人。諸苦患。一切我身代受。而

彼得免苦患者。謂我罪重罰深。無復憐我。我最樂此。不類者之德。死德也。向人之風。得之則行。失之則止。聖人之德。活德也。向何於天主。譽來不驚。去亦不寂。智者如日。自有之光。常存不變。風霾雲霧。障而不消。愚者如月。借光於外。隨外聚散。以爲消長。真德常榮。卽有毀者。能掩不能滅。僞德榮於人口。一時虛譽。似若可矜。稍不遂意。輒已沮喪。故隨譽聚散。用爲消長。倏崇倏卑。倏然消無。閃忽不定。無刻可回。何足自恃哉。雕者玻離。隔國工也。嘗作二像。自信精絕。藏其一。出一

示人。某曰。此處當何似。輒易某曰。此處當何似。又輒易。某曰。此處當增。輒增當減。輒減已視之。則成一怪形矣。見者驚問故。乃出藏像示之曰。此夫我獨造者如是。此夫爾其造者如是。人心百千萬異。我欲入入稱美。則合百千萬異。安得不成一怪乎。

德猶珍珠。譽猶市衡。以市衡衡吾珍珠。乎乎哉德之能出於天德之權。懸於天。多寡之數。惟天主能判之。天主之衡。至定至平。是而多實多也。以我衡。或以人衡。而多未必多。如輸稅者有王府之嘉量在。我量謂多。

公量謂寡多乎寡乎。

行善而無心名譽。名譽隨之。其真能作德。真能輕譽也。
有二美焉。有心名譽。名譽去之。其所重浮名。所喪實
德也。有二辱焉。故曰榮名隨德。如影隨形。我向影取
之。愈去。我背影避之。愈來。何者。名從德生。當隨德至。
避譽存德。名何自去。逐譽敗德。名何自來乎。不問形
黑形白。均一黑影。影非有物。惟是無光。榮名或生於
真德。或生於僞貴。莫非黑影。無實可持。惟係浮思。虛
想得之。虛想樂之而已。

人有重寶。不欲寄人。必十襲藏之。緘滕扃鐃。方爲實有。天下之實寶。貴莫如德。藏德之器。堅莫如心。邪魔不窺。盜賊不竊。隨索隨得。人口無鍵之櫝。我寄之人口。能永存哉。寄之人口。則得與不得。不在我。惟在彼。彼稱譽則得。毀詆則失。奚爲我有哉。厄勒卧略曰。實德而冀人譽。賤其德者也。

戒詐善釣名

六支

無有微價。可得貴物者。有之。則賈物也。不。則竊以來也。更不。則售物者。愚耳。德爲至貴重物。顧以虛名之微。

價售之。賈乎。竊乎。其愚乎。

鷹。賤鳥也。卑飛附地。以取腐鼠于地也。或高飛向天。非欲向天。見腐鼠而欲搏之。故高飛以伺便也。好名者。得獵名之便。則言貌飛出衆人上。一似天上人。察其志趣。惟望假榮虛譽之腐穢物。飾行相矜。下而取之。夫鷹得腐鼠。能救其饑。尚爲有益。人得虛名。不滿其心。又匱其德。不亦賤於鷹乎。

西有死海。海濱有樹。果色甚美。見者愛而採之。着手卽破。中皆穢烟。一無所有。假善行以取虛譽。類是果矣。

經謂之白墓。外設色。內朽骨也。

詐善非善。乃兼二惡。不善一。詐善一。詐善之害。甚于顯惡。聖契理瑣曰。爾既以善貌爲美。而欲張之。善體更美。何不欲得焉。以惡貌爲醜。而欲匿之。惡體更醜。何不欲除焉。既不欲得。所顯善。寧顯所存惡。庶不以詐善欺人。亦不來詐善之譽。受人欺也。

好名者。似善非真。故最忌真善。使以假善之勞。移之圖真善。則善神與善貌兼之。而顧以其力造惡。又以其力飾之。力費者倍。善失者全矣。

戒聽譽 七支

聽樂者美聲。暱耳靜時。猶聞隱隱。自思習業俱廢矣。聽譽者。美言暱心。過時猶憶。欣欣自喜。實德實行。要業俱弛矣。故曰。智者傾耳以聽譽。則愚既聽而自喜。則狂也。

人情變態無常。其譽我。欲毀我也。我愛譽。彼以是毀矣。童兒嬉戲。衆推一以爲尊焉。楮爲其冠。芻爲其帶。相與呼擁而崇奉之。然一爲所推。卽嬉然而聚笑矣。

面譽者如鏡。無不似也。無不反也。我在左。彼在右。我在

右。彼在左。諛人之言。是非喜怒。悉悉如人。而其心準背評。又悉悉相反矣。始以諛入之。既以受諛。誚之。蜂也。口甚甘。尾乃毒。取其蜜。受其螫。

寓言曰。烏栖樹喙肉。狐巧獸也。欲得其肉。詭諛烏曰。人言黑如烏。乃濯濯如雪。殆可爲百鳥王乎。特未聞和鳴聲耳。烏大喜。啞然而鳴。肉則墜矣。狐得肉。視烏而笑笑其黑。且笑其愚也。彼面譽爾者。若以爾爲智。必知爾不喜譽。而弗敢爲譽。惟有求於爾不得。且意爾爲愚可欺。乃面譽以增爾愚。而得所欲得焉。一已得。

且譏爾傲笑爾愚也爾奈何傾耳以聽虛譽而取笑
譏乎。

猴也不能守如犬負如馬耕如牛使人笑悅而已面譽
人者不重實行有益之事而獻虛譽使人笑悅而已
與猴何異。

面譽之害甚于面毀毀者揚人惡使人識已而自下譽
者掩人惡使人忘已而自上厄勒卧略曰遇艱難而
不失其正者多值稱譽而不失其正者寡矣塞撈加
曰離人於正莫如喜聽譽也。

七克
面譽者。繫人於惡。惡者畏諫。則止。不畏諫。且聞譽。日沈淪於惡。不自覺矣。亞吾斯丁曰。稱譽者多。而諫責者寡。則驗天主之甚怒也。

智者耳聞譽。其心若撻諸市焉。西有賢王。棘第思老。或頌其德。王手撻其面。或怪問曰。彼譽王。王何撻彼。答曰。我正報彼。彼先撻我耳。蓋受諛與造諛罪等。我縱不撻。無爲喜悅。彼惟求悅不得。卽休矣。

昔有武士。教其徒技擊。衆方稱賞。師遽責之曰。爾未盡善也。爾盡善。人安得稱賞。故純德不待譽。我有不足。

始以譽言補之。如天體周圍。誰稱譽其周圍。日有陰晴。故稱日以晴。月有盈闕。故稱月以盈。人情大抵如是。

聖法蘭濟德行最多。稱譽籍甚。聖人令其徒隨所譽者。輒詆毀之。彼言智。此易以愚。彼言才。此易以拙。有人故以惡名加之。聖人致謝曰。自有我來。未有識我如爾者。

聖鐸敏我。居篤洛撒。教化人甚衆。已避居加爾加瑣人。問故。答曰。篤洛撒敬譽我者多。我居之虛喜易至矣。

加爾加瑣。毀我者多。我居之實謙易保矣。

或曰。名譽隨德。如鼓應桴。必畏名譽。恐修德者懼矣。曰。有德欲人知之。本非罪也。經曰。爾光明顯於人前。俾視爾善行。而讚美在天。爾等父老。惟以德自歸。及以善圖名。是爲罪矣。夫榮譽有虛有實。當去當就。所宜自檢者三。一爲所以受榮譽之事。二謂授榮譽之人。三謂圖榮譽人之志意。吾所以受榮譽之事。宜實爲之。若其過情。耻也。取非其有。謂之盜矣。亞吾斯丁聖人曰。吾不喜愛我者。譽我以所未有。此非譽我。乃別

譽一人係名於我耳。授譽之人苟非明誠不辨虛實。其言弗可聽也。故曰譽我於污人。譽我以污事。兩辱等耳。又曰爾不見譽於惡類。爾德未真。况見譽於惡類。可得爲實譽乎。又曰譽爾者。勿論幾人。惟論何人。沽名者在自見。無心向上。以求讚頌天主。及爲人之利益。其榮甚虛矣。夫名譽非可願愛之物。惟有益於人始可願愛。夫我有其德。令人見我德。遂能讚頌天主。知爲萬德之原。觀我善行。各自警策。懈惰。欽從訓誡。是於我事天主愛人真心。大有利益也。如是則名

七
譽足貴也。

戒好貴 八支

居高位。慎勿恃也。惟善德者。抱不脫之物。至易遷流。莫如貴位。欲固得之。如握泥鰕。握愈固。失之愈速。黑雲四布。雷聲電光。轟爍交至。行道之人。避之。雨收雲散。雷電俱滅。所存惟泥塗而已。世間貴位。權威薰灼。暫時雷電何異。迨身命徂謝。何時聲勢。悉委泥塗。誰復重之乎。百爾納聖人訓。一國主曰。爾思居尊位高。與衆甚異。兼思爾身是浮灰。與衆不異。合此二念。自忘。

其尊高矣。

昔有國王統百萬衆征行。布陣原野。登高望之。輒生雄心。私念百萬之衆誰能禦之。我爲其主尊矣大矣。忽覺爲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萬皆死。我亦死。以一死爲衆死主。何足矜矣。

水之分流有淺深大小。入海則等水耳。無復知孰深大孰淺小也。人在世。水流地也。其貴賤淺深大小也。至終時。則入海矣。豈有貴賤哉。

物像愈精愈僞。愈欺人。愈精則愈似。愈似愈令人誤以。

爲真物而實非真物也。乃惟真物之象耳。世位愈尊貴亦愈僞。愈欺人。愈尊貴則愈似可欲。愈令人誤以爲真福。而實非真福也。乃惟真福之影耳。真福者獨善。人宜有之。尊貴則善與惡俱得有之。豈可謂真福哉。

或問一賢者曰。人心之最擾不休者何物。答曰。圖高者是也。未高求得不能安。既高恐失又不能息。

成萬物有四行。土水氣火是也。成萬罪有二行。好貴第一。貪財第二。塞撈加曰。好貴者。辟之旋風。先自旋而

而後旋物。石之在山靜則已矣。惟自崩而後觸之者傷。當之者破也。人當伐善時。不見在已上者。惟見在已下者。追求貴時。不見在已下者。惟見在已上者。不知爾欲爲貴。必合爾神身。無不震動以營之。而後得之。而人乃或淹抑矣。或擠蹈矣。夫非以我之貴震動人也。乃以人之貴震動我耳。

今人視此世貴。甘之如飴。夫求貴者欲也。貴不得亦欲。既得亦欲。日加熾焉。如消渴者。飲水暫減。少頃愈加。水反爲薪矣。好貴不知足。恒冀所未有。不能享所已。

有。如食已飽。又加餐焉。出而哇之。並歸無用矣。

阇勒卧略曰。好大者。欲伸於他人之上。而自屈于傲情之下。欲爲他人之主。而先爲其欲之奴。我苟欲貴。是勞我以卑我也。我卽得貴。益助我以抑我也。且人心方有所欲。則胸中便成厥像。動一欲貴之想。胸中忽覺棟宇巍絕。忽覺見奔走承役者。覺崇壇廣筵凜然臨萬人上。覺威風凌攝人。覺取怨讐報復。覺頃刻呼擁前後無數輿馬赫奕。覺多脅肩諂笑者來。我輒色喜。覺推墜一人可至地。提挈一人可至天。覺堂下人

哀乞千百狀。我能憐之。恕之。覺天上人戴謝我。我詔然自居。或僞退讓。種種諸念。牢印於心。一觸其端。茫如逐影。還視此身。蕭然而已。非醒時入夢。而何未及受是位之樂。而先來是樂之勞。

好貴者。不自覺其至。險至危。妄爾欲入。夫身登峻嶺。不重則必傾。足搖目眩。飄然浮雲。可復定乎。高位非易居也。厚其仁。深其智。吾身重而後能安之。且居高位者。百責聚焉。以一身委百責之中。險危極矣。而人之如溺何哉。

昔有將受王位者。其諸父賢人也。就問之。賢人引至高處。令入圓盤中。急轉之。少頃。眩眊欲隕。乃下之。眩尚未定。良久而坐。謂之曰。在高則險。且隕。在卑則安。且止。吾命女矣。遣去。遂不敢受。無何卒。靈神示人曰。天主賜予升天堂。享永福。且喻我云。曩不聽。若言受位者。必墮污行。不能逃。地獄永患矣。

好貴者。其未得時。謀望旣爲心患。其已得時。竊據更爲心患。至於失位。愈又更爲心患。其始謀望時。得位心重。遑計其他。遂不知天主。不知人。不知己。皆大患也。

內多歉畏。恐失人意。語言行事。無不求媚於人。僞爲謙恭。又如不欲得者。屈已徇人。諂諛百出。是衆役也。心分兩念。自相爲鬪。其一惡情。本欲爲不善。又因好貴。懼人知覺。姑強抑之。兩惡心相反。不許有靜時。既處高位。身心最險。蓋有位爲惡。其勢旣便。又無從旁畜止者。是以在位彌久。造罪彌深。迨旣失位。而受居位不善之永罰。其患又極矣。聖經曰。大者受苦亦大。亞利思多喻好大者曰。人視貴位俱宜視後。不宜視前。蓋先寬後窄。先甘後苦。如生果焉。色美而味酸。方

見輒欲聳。方嘗輒受其苦矣。

任馬者。揣力強弱。較物多寡。然後行。任舟者。亦量重輕。酌堅瑕。察波濤風色。然後行。于物無不然。獨好高位者。不自度其能否。力綿而任巨。皇皇然惟恐不得。得而不勝。收轡迴舵。則晚矣。

人無有自信所不能爲者。與縫人以尺布。而欲爲衣。與履人以寸皮。而欲爲舄。必決起而力辭。居貴任以治人。最難爲之事。而無人自識其難也。甚狹不足以爲。甚有餘。惟真能辭者。乃真能任焉。寓言曰。衆樹共議。

欲立一樹爲長。共宗之首推阿理禰。阿理禰美果美膏之樹也。辭曰。我膏甚潤。爲人用。不願散我潤。易爾衆樹長也。次推葡萄。辭曰。我果甚甘。我酒甚美。爲人用。不願散我甘美。易衆樹長也。已及辣末。辣末者。棘屬也。無花葉實。叢生多刺。一無可用。燎爨而已。遂躍起曰。信然耶。則當來就我影下。惟我所爲。誰敢逆者。逆則我辣末當出火焚之矣。夫有德者。滿于膏。豐於實。懼因責任而散也。微特不喜。且畏之。微特不求。且避之。愚者拙者。無美可懼散。不畏不避。則辣末而已。

法蘭濟避尊位弗得。質之天主。天神以玻璃餅注清水示之曰。已清如此。而以濯人。則可矣。遂避之。夫周于德者。非主命。弗敢輕受尊位。何況染於罪者乎。

厄勒卧略欲避主位。衆迫之甚急。守之甚堅。乃自匿巨甕中。兩人舁出城而藏之。復陶衆索之。其家弗得。俄見遠山有猛火。幕之怪而往觀。聖人在焉。夫聖人甚畏高位而急欲避之。惟知高位之責重險多。身居高而心存謙德。甚難合。故非萬萬不獲已。弗敢自恃其德而遽當之。

好貴者。惟爲一時之假榮。不復覺終身之真辱。徒計在後之得。遂盡擲從前之功。

好貴人有可笑。有可憎。有可愧。以微功力求尊高。可笑矣。其得之爲僥倖。可憎矣。若窮神盡智而終不得。或旋失焉。適可愧矣。陟高之路。莫捷於輕高也。

居高位。非大人所以爲大人。而似大人。蓋以世情量世物。不於其身。於其礎耳。然登侏儒於無極之臺。不得爲長人。納防風於不測之淵。不失爲長人也。故辨高卑者。獨量其身。勿兼其礎。西有費理薄者。大國王也。

勝敵國而奄有其地。大自矜伐。一賢者問之曰。王滅是國矣。取是地矣。試度王影視昔得長少許否。

人以高位爲榮。然以小人居高位。反辱矣。何者。高位不能榮小人。極能見小人也。若使不在高位。孰知小人也。如猴升屋而坐。非尊榮也。第令人笑之。

人當願有其具。不當願有其位。有才無位。彌榮。有位無施。彌辱。西國古俗有大功者。得立像。加當者。功最大。未立像。或問故。對曰。我願人問加當何故。不立像。不願人問加當何故。立像。

論謙德 九支

謙者何。自居賤。自居下也。人思天主之大。已之眇焉。非主弗生。弗成。弗賢。弗聖。其心下於天主。卽下於人。斯謙已。謙爲德根。凡德不絕於是根。則暢達焉。蓀茂焉。不則摧折焉。枯萎焉。聖亞吾斯丁曰。謙德斯須。不可離。謙者先善以引善。配善以固善。隨善以掩善。不則傲目取釁以入。全奪我矣。

累臺者。必固其址。若以浮沙積。愈累愈險。愈速傾矣。善才能基。莫固于謙。若不以謙心積。愈多愈高。愈險愈

毀聖厄勒卧畧曰。積德不以謙。如持浮灰而逆飄風。
又曰。紅爐之炭。不以灰蒙之。須臾而滅。盛滿之德。不
以謙掩之。須臾而亡矣。

聖百爾納曰。雖過謙下。不必自疑畏。若有絲毫上人之
心。正可畏也。譬如入門。門高而我過屈。奚害。軒然直
行。或擊其首。多瑪斯賢人也。其言曰。心下於萬人。何
害乎。心上於一人。有害矣。

天主經曰。爾身所居愈高。事事愈謙下。天主寵爾。浮海
之舟。帆旣高。無重載。以厭之。鮮不得覆人者。樹也。身

其枝心其根枝升根沈上下相應乃能禦風而本不
撥萃且實焉故身伸千萬人者心屈于萬人我位勝
人昧然不見人德勝我灼然見之

凡人愈善愈謙愈下井之深者水愈甘蜂房之在下者
蜜愈多黃金者五金之至貴也體最重最下果之實
者枝必垂粟之堅者穗必俛百千萬物無一不然故
重與下俱德與謙并重德結于身其心愈不足矣觀
已所不足則向下凌人以有餘則向上凌人以有餘
有餘乎哉

鏡之照日也。圓實者其光不耀。虛圓如盂不可逼視。且發火焉。虛故容也。故聚也。故能發也。人自滿德。無所受矣。安能及物。

筭數法有空位。空位非數也。以之加於數後。則進十爲百。進百爲千。進千爲萬。空位益加。數益大。謙于他德。如空位于正數也。故曰爾有所爲。一若未嘗有所爲。所爲全成。

傲者相爭不息。謙者自處最安。傲者求上。誰不求上。故皆爭。謙者求下。誰則求下。故獨安。謙居下。下不復墜。

矣。傲居高危哉。

傲本謙之讐。或不敢徑行其傲。必也襲謙之迹。以自蓋焉。是明知謙爲吉德也夫。夫謙無不受益。獨見讐於傲耳。今并其讐。亦且明叛之。隱假之。謙果吉德也夫。世榮不兼之謙德。愈近辱也。謙無他榮。自足爲榮。若兼他榮。則更榮。譬之美香。非獨自香。兼他物皆得香。惟傲反是。美德美才。受若辱。染若污。

或問一賢者曰。學孰大。答曰。學爲小者大。問學小如何。曰。願不見知於人。願見賤於人。蘇頌西國盛德士也。

從幼至壯。念念修德。人爭譽之。忽天神謂曰。爾修誠勤。爲人皆崇重讚譽。故德未尊。僅臻小學。是後天主令爾受人賤慢窘迫。以爲天下最鄙惡。親疎憎厭。不屑與言。爾能欣然樂受。不怠前修。則入大學矣。

謙心者。注美德美智之器也。他器愈注愈滿。此器愈注愈虛。故愈注愈容。他德長。謙德與俱長。德愈實。自視愈虛。謙愈厚。併已無謙。是以愈受愈虛。愈虛。天主愈授之。故謙者如貧而日富。如賤而益貴。如愚而大智。如世人。而實天上人也。

拔刺詣西之賢王也。行遇二人。鵠形鶉服。誦經讚美天
主。王趣下輦禮之。諸大臣不悅。謂王輕身匹夫也。王
歸命製四櫝。其二絕精麗。黃金爲鍵。實以枯骹及諸
穢物。其二甚樸陋。實以珍奇。召大臣前問價孰重。俱
曰美者重。王曰謬矣。啓美者露其中醜。曰此譬傲人
外色艷美。內心愆戾。世人尊之。天主及天神則厭棄
之。啓其醜者。露其中美。曰此譬謙人。輕忽世福。外形
污瘠。世人賤之。內心精潔。豐於道德。富於功勛。天主
與天神甚重愛之。向者兩人是也。吾下輦禮之。曷怪

焉。

動天主之至慈。莫若謙。慈心遇貧者則動。富則否。傲者自視滿足。略無所需。故天主棄廢不與。謙者自視貧甚。略無所有。恒若有求。故天主哀憫付足焉。經曰。天主盈饑者。遺富者。又曰。惟小者見憫。

消天主之威怒。亦莫若謙。經曰。自伐者興訟。自謙者消之。又曰。謙應則破怒。怒猶蹴踘也。遇堅則激。柔則止。獅百獸之王也。敵之雖飽。必殺服之。雖餓。必舍得罪於人者。謙必免。夫謙貌能格獸猛。謙言能消人怒。化

讐爲友。矧謙心乎。豈不足感天主之慈心。而消其怒哉。

或請天路于亞吾斯下。答曰。實謙其第一。實謙其第二。實謙其第三。百問之。百如是答。夫天主所上者。惟先自下之。天主所成者。惟先自虧之。天主所識者。惟先自忘之。天主所重者。惟先自輕之。謙者實歉其無德。在無可受報。天主正以爲是應報。實歉其望。天主而未遑格。天主正以是故格焉。微獨如其望。且申之望。外以益其謙。故經中天主自言。吾所顧視爲誰。謙靜

而畏吾言也。

經中天主誨人曰。眞福有八端。其第一曰。神貧者。乃眞福。爲已得天上國也。不以功德自歸。悉歸天主。不自滿足。不恃已。不凌人。身居人上。心居人下。此神貧也。存此謙心。必上昇受享天國。

登高之路。惟謙。凡以謙向下。似下。實上。以傲向上。似上。實下。經曰。謙者自下。天主益下。近之。傲者自上。天主益上。遠之。高山之隈。爰有國都。近君者貴。何嫌平地。遠君者賤。何必高山。人欲尊貴。近天君者是。近天君

何道謙者是。

聖法蘭濟一友。最盛德。天主賜以神目。見天堂甚明。寶座甚多。一座尤高峻。光耀絕異。心竒之。思世人功德孰有稱是座者。天神應曰。此尊神之座。初以傲罪見屏。今天主豫定以酬法蘭濟之謙德也。友不敢宣。欲一試聖德。一日與同行。問曰。夫子自視何如。答曰。吾爲世人最惡者。友艱然曰。世間惡者甚衆。夫子乃作是言。無乃不誠乎。曰。世間最惡者。苟得天主憐恤。寵眷佑助之。如我乎。其殫力爲善。盡心愛慕天主。必勝。

我我乃如此而已。豈不甚惡于彼哉。友喟然嘆曰。我昔所見。今證其實矣。法蘭濟自居人下。天主豫定其位於他座之上。自下彌卑。天主上之彌高。故曰獨傲能以天神爲邪魔。獨謙能以世人爲天神。

我欲修德。邪魔必厭惡。圖我。恒投邪念穢感以攻我。我欲存我德。防禦其下。計莫若自謙下。冀祐於天主。勿恃已德力。或問一賢者曰。邪魔每以淫慾攻我。我不能當。其故何也。答曰。爾惟棄爾干戈。故不敵。何謂干戈。曰謙與忍德也。魔之來攻。傲者弛弛自足。恃其德。

力當之。故屈。謙者自視無德可恃。惟望祐於天主。以此敵之。故易勝矣。闇當古聖人也。天主嘗授以神目。令見世界。滿皆罟網機阱。鬼魔所布。用以陷人。聖人悚然懼畏。嘆息曰。世之險危隱且多。人孰能避之乎。輒有天神答曰。能不蹈鬼險者。心謙而已。昔有聖瑪加略。嘗受魔攻。以謙防之。魔不能入。一日魔見形。謂曰。今我負矣。惟爾謙勝我也。遂不至。蓋魔來攻我。惟欲損我德。污我心。消我功。我以謙當之。彼攻愈多。我功愈大。彼侵愈甚。我德愈成。彼又何利而攻我哉。

凡謙者智。傲者愚。歷山。西國之名王。好學。一賢者見其甚傲自滿。謂曰。天主自欲垂智於爾。惟爾無以納之。蓋傲比山焉。雨露降之。流而不存。故常磽瘠。謙比谷焉。雨露降之。存而不流。故能爲五穀田。

邦薄。西國德士也。天主賜之大智。故四方以事諮請者。求釋難者甚衆。邦薄弗敢自智。必先祈天主開牖。乃答之。如是終其身。臨別謂其友曰。凡生平所言。不能記憶。其遺悔之一詞。謬言甚易出矣。邦薄所以生平不出。非獨其智廣大。惟自謂無智無德。恒恃天主。不

敢自智也。聖經曰：恃天主者，必甚明于實理。又屢敝人曰：勿自恃已智。聖寄理瑪曰：人自信自恃已智，自爲魔，何必待魔來紛欺之。

或問一賢者曰：智之至者爲誰？答曰：謙。愚之至者爲誰？曰：傲。問故。曰：觀擇。謙擇內，傲擇外。謙擇得，傲擇聞。謙擇本，傲擇末。謙擇谷，故有豐盛之福。傲擇山，故有風旱險荒之禍。謙擇勝已，傲擇勝人。謙擇實，傲擇葩。謙擇味，傲擇色。謙擇真，傲擇似。謙擇義性，傲擇義形。謙擇死後永福，傲擇目前暫便。謙擇下，故安靜。而人盡

欲上之。傲擇上。故養爭。而人盡欲下之。經曰。傲路滿於干戈。欲保其心者。遠之。夫傲所擇俱虛。謙所擇俱實。孰爲智。爲愚哉。

昔賢讀天主經。至疑難處。年餘蔬食自苦。每祈天主垂誨。不獲。旣乃往請於名士。途中天神見形。謂曰。年餘蔬食祈求。不足感天主垂訓。今退然從人。諮請天主。命我告爾。因是可見微謙之功。過年餘之苦。故謙德如珠。微而價重矣。

識已保謙

十支

聖意納爵曰。我最不畏者惟傲。人異而問曰。傲念最危。易入難避。害重。何得不畏。答曰。人不識己。卽傲入之。我深識我不足。何畏矣。

或問一賢者曰。何道而能謙。答曰。交謙者。勿交傲者。聖經曰。交傲者。必著其傲。交謙者。反是。熟思爾罪過。勿思人之罪過。移視人之目。反而視己。從人勿從己。

智者始于識己。終于識天主。識天主。故能事天主。夫我與我無分。故最近我。若我未識最近之我。安識最遠之天主。百爾納曰。爾持二知。逃二不知。則能成智。知

已。則生謙爲衆善之始。知天主。故愛天主爲衆善之成。此二知也。不知已。故生傲爲衆罪之始。不知天主。故無所畏望於天主。爲衆惡之成。此二不知也。

蜂之輕也。風能飄之。知風將至。豫抱沙石。自鎮欲保謙德。免虛伐。莫若念已罪過。抱以爲石。卽虛聲虛念之風。不能散我德矣。聖契理瑣曰。自省一日罪過。可保終身之德。况終身之多罪乎。故欲存謙辟傲視已而已。

孔雀文鳥也。人視之。輒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見其趾醜。

則厭然自廢歛其采矣禽獸無知猶知以微惡廢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惡乎。

亞得納斯西之古學也出其門者多茂異之士就學者不遠千萬里踵相接也門難氏曰從亞得納斯者初年智二年奮三年愚何者及門之始未臻堂奧虛憍恃氣竊然自智也敬業歲餘稍窺道妙駸駸嚮往志不可遏又復歲餘道蘊彌深德精彌堅自顧無幾矣故初學人之心如已得者三年之後反若初學人自此以往其詣益深其識益超還照虛靈竟同無知蓋

實德愈充。虛氣愈去。譬罇之空。虛氣必滿。徐納佳液。潑入如許。氣出如許。佳液漸實。虛氣隨盡。無所容矣。佳液既實。慎自奉持。勿使虛氣得復入之。

亞吾斯丁曰。進德者。就其所到。覺遠於真德。所進於真德。不小矣。厄勒卧略曰。人進德彌深。修善彌精。其視已彌空。賤已彌甚。知天主之至清。識其罪過之多。善行之微。彌明也。是以不曰已至。反覺未始。法蘭濟已入聖域。猶曰自呼曰。法蘭濟德路甚長。至今未始。蹈今速行。補往日之怠可也。

登謙德之極域。有七級。識已爲罪人。自覺可輕。一因以痛悔於內。二因以曉告於外。三願人信我實有是罪。四傳聞於人。譏議者我卽忍受。五因是辱我慢我。怡然不愠。六深願侮慢之我加七。

或問人有罪。自知不諱過謙乎。曰否。觀其實心實謙者。一見其罪。深自退悔。必期一改。明令世人見我實過。卽逢侮辱。以爲實當其罪。毅然忍受。今所謂謙。或未必然。自知其罪。度必呈露。反自揭揚。若爲不欺。實不欲人信其有過。但冀反獲能謙之譽。蓋自刻責。僞示

其謙。人或責之。終不能忍。襲謙名。伏傲性。以其所短於人。願欲見長於人。離謙愈遠。入傲更深。故曰罪之宜露也。謙者以保謙。傲者以增傲。

謙者有德不欲露。畏傲也。傲者有罪不欲露。畏辱也。而謙傲自露。各不可隱。蘊火無烟乎。蘊德與罪。蘊謙與傲。無榮辱乎。

聖厄勒卧略曰。聖人恒圖保護謙德。自覺有所知所行善。翻然轉思。所未知。所行不善。及所未行善。思不足使不矜有餘如市故衣者。徧察遇破隙。指以消其價。

又曰。德非謙不成。故聖人以保謙爲急。觀已觀所短。觀人觀所長。以其未成之微善。較人之大善。故嘗自責其怠。自勵其德。謂已不如人。聖賢以之養謙。觀已觀所長。觀人觀所短。嘗謂人不如已。以其罪惡。較人之愈大罪惡。而辭已之罪惡。愚夫以之養傲。

視人之惡。形聲象貌。未覈其真也。或其志亦善。其事偶涉。猶可持以解之。若爾自作之惡。爾自明之而縱之。雖解於人。難解於已。夫明知多惡之實。而不自恨一善之微。反謂我善於彼。豈不甚欺哉。故曰。智者不敢

以他人罪爲重於已者。見他人之罪惡。未能如已之甚明故也。

百爾納規其徒曰。爾非但不可自上。亦且萬勿自比。勿比大者。勿比小者。勿比相等者。比人之情萌於心。傲矣。危之機矣。又曰。人雖明知已之善。與彼人之惡。一有比心。卽有矜傲毀詆。兩不善心。况目前善。安知異日一念不檢。不變爲惡。而墮幽魔之苦。目前惡。安知異日一改圖。不終得天神之樂。

爲德者。不獨戒人。知尤戒自知。不獨貴能藏。尤貴能忘。

夫何故。我忘而天主不忘。勿論也。忘則從前所有。視之已無。惟日不足。德乃日進。不忘。則既往之善。執以爲實。畫地自安。德乃日消。故聖葆琛有言。忘其後而急於前。夫行道之人。向前之一步。卽落後之一步也。但問其能歸何地。不問其能過何許也。沈神漫想。若愚若狂。掉手數足。忽至其方。若後途是顧。必阻往前。不惟阻于往前。卽使復退於後。何者。德之路。不聽暫止。一不欲進于善。乃旣退於惡。猶以小舟洄溯猛流。竭力鼓棹。則逆流而上。稍止。則順流而下。不能遏也。

百爾納曰。爾知德尊貴而爲之。爾勿知德尊貴而伐之。則爲一倍一矣。譬之兩僕忠愛等。勤力等。其一則欣。欣自爲功。其一歉然若弗及。闇然若弗識也。爾誰善乎。不亦効力同。而取愛于主大殊乎。故聖經誨我曰。爾盡行天主命。悉守天主誠。卽曰。所爲惟所宜爲。非能有益之僕也。

爾德旣隱于人目。復隱於本目。人之念眼常聚於已所樂憶之事。故凡已所旣爲之惡。及未爲之善。皆不欲憶。惟就所少行之善。時想之以自慰。方爲纖善。多惡。

俱忘。見居罪中。竟不自識。夫有責多。還不可謂償。全
還始爲償也。行路者。勿念已過幾何。當念未過幾何。
漸過之。漸棄之。未過者來。愈無窮。已過者去。愈無用。
矣。德者。升天歸天主之路。其遠甚也。苟念及不可欺
之天主。則必不以纖善自矜。而惟以多惡自憂。必不
喜一惡偶去。而惟懼全善未償。故聖人曰。觀所未爲
之善。光照萬方。自不見光。力舉天下。自不覺力。方爲
之時。神能畢集。方爲之後。記眼已塞。

七克卷之一終

